

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

黄梅禅研究

下



主编 黄夏年

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

黄梅禅研究

下

主编 黄夏年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时代因缘



四祖道信的传记和遗迹^①

邢东风

唐代初期，四祖道信（580～651）来到湖北黄梅修行传法，禅宗从此有了稳定的僧团组织和传法基地，以后经过繁衍壮大，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，因此道信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。黄梅自古即有“小天竺”之称，这里既是禅宗的实际发祥地，也是中国佛教的圣地之一。由于道信在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所以历史上关于他的传记或生平记述也层出不穷，特别是从唐代到北宋，先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道信传记，其中对于道信生平梗概的叙述虽然大体相同，但是关于他的具体经历则有许多异说，从而构成道信传记的不同“版本”。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就是这些“版本”的变化，亦即道信传记的历史演变。通过这样的考察，不仅可以弄清历史上各种道信传说的来源和流变，而且可以了解传记作者通过祖师故事表现出来的观念意图，因此关于道信传记“版本”的研究，对于判断各种道信传记和相关传说的史料价值，以及从祖师话语的角度把握禅宗思想史的面目，都有重

①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（JSPS）科学研究补助金之资助成果。（课题代码：22520051）

要的意义。另外，根据史料记载，可知道信的遗迹分布各地，然而若要判断其中真伪，则需根据道信的经历和传记加以辨析，因此本文在考察道信的传记之余，也把相关的遗迹纳入考察的范围。

道信的传记在唐代前期开始出现，继而有禅宗各派所作的道信经历记述，开始现出各派按照自己的理解塑造祖师形象的端倪，中唐以后随着禅宗灯史的出现，道信的传记被重新整合，相关的记述更加详细，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内容，最后到北宋时期大致定型。下面先按上述历史线索对各个时期的道信传记进行逐一考察，顺便兼谈道信在唐代禅宗心目中的地位，最后结合道信的传记和其他史料记载，对道信的遗迹进行考察。

一、道宣的记述

最早的道信传记见于道宣（596~667）的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六：

释道信，姓司马，未详何人。初七岁时，经事一师，戒行不纯，信每陈谏，以不见从，密怀斋检，经于五载，而师不知。又有二僧，莫知何来，入舒州皖公山，静修禅业。闻而往赴，便蒙授法，随逐依学，遂经十年。师往罗浮，不许相逐：“但于后住，必大弘益。”国访贤良，许度出家，因此附名，住吉州寺。被贼围城，七十余日，城中乏水，人皆困弊。信从外入，井水还复。刺史叩头：“贼何时散？”信曰：“但念般若。”乃令合城，同时合声。须臾外贼，见城四角，大人力士，威猛绝伦，思欲得见刺史，告曰：“欲见大人，可自入城。”群贼即散。既见平定，欲往衡岳，路次江洲，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，虽经贼盗，又经十年。蕲州道俗，请度江北黄梅，县众造寺，依然山行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，即

住终志。当夜大有猛兽来绕，并为授归戒，授已令去。自入山来，三十余载，诸州学道，无远不至。刺史崔义玄，闻而就礼。临终，语弟子弘忍：“可为吾造塔。”命将不久，又催急成。又问：“中未？”答：“欲至中。”众人曰：“和尚可不付嘱耶？”曰：“生来付嘱不少。”此语才了，奄尔便绝。于时山中，五百余人，并诸州道俗，忽见天地暗冥，绕住三里，树木叶白，房侧梧桐树，曲枝向房，至今曲处皆枯，即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也。春秋七十有二。至三年，弟子弘忍等，至塔开看，端坐如旧，即移往本处，于今若存。^①

按照道宣的记述，道信俗姓司马，出身地不详。七岁出家，其师戒行不纯，又不听劝谏，道信只得自行持戒，这样过了五年。大约在道信十二岁时，听说有两位僧人在舒州皖公山修禅，于是前往投奔，跟随他们学习禅法，历经十年。舒州始设于唐初，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，皖公山位于潜山境内，今名天柱山。道信在皖公山跟从的老师究竟是谁，传中没有交代，也不清楚他们来自何处。大约在道信二十二岁时，他的老师要去罗浮，不许道信跟随，并叮嘱他留在山上，以便日后弘扬佛法。古代叫做“罗浮”的地区和山岭有多处，其中位于今广东博罗县西北的罗浮山最为著名，自古以来为修道圣地。传中虽未说明“罗浮”是指哪里，但从道信的老师喜好山居修禅的特性来看，他们要去的很可能就是广东的罗浮山。此后，在一次官府主办的度僧的仪式上，道信正式剃度为僧，并被指定住在吉州的寺院，于是到了吉州。吉州始设于隋开皇年间，治所在庐陵县（今江西吉水县北）。在吉州期间，刚好遇到吉州城被贼寇围困，因围困日久，城中缺水严重。道信来到城中以后，井水复出，并教刺史及全城人们同声念诵《般若经》，于是城墙上涌现出威猛无比的大力士，贼寇

^① 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606页b~c。

见状闻风丧胆，自行退散。这样，道信以他的法力，不仅恢复了吉州城里的水源，而且驱散了围城的贼寇。传中提到的“吉州寺”，应是指吉州的寺院，而非寺名。道信帮助解围的城池，根据当时刺史也在城中的情节来看，应为吉州府的所在地。在道信的时代，吉州府治仍在庐陵，而在今天的吉安。吉州府治转到吉安是在道信去世 120 年之后，即唐永淳元年（682）。再从道信解围时从外入城的情节来看，恐怕他在吉州期间并未常住吉州府城。此后，道信欲往南岳衡山（在今湖南衡阳），路过江州（治所在今江西九江），被当地道俗留在庐山大林寺，于是又在庐山住了十年。大林寺历史悠久，原是庐山上著名的寺院之一，位于庐山花径附近，可惜今已不存。道信在庐山，大约在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三岁期间。庐山及江州的北面就是蕲州（治所在今湖北蕲春），两地之间隔长江为邻。由于地界相近而便利，于是道信又被蕲州道俗请到江北的黄梅县，当地人还为他修建了寺院。这个寺院，恐怕就是黄梅旧县城内东北隅的弥陀寺，如今俗称高塔寺。道信来到黄梅之后，依然希望住山修行，结果发现双峰山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，于是把双峰山作为修行传法的道场。双峰山位于今黄梅境内西北，距县城约 15 公里，又名破头山、破额山，道信从四十岁左右来到这里，修行传法三十余年，名声远播，学者奔凑，到他去世时，门下徒众有 500 余人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当时在双峰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禅修僧团。

关于道信的弟子，传中没有说明谁是道信的接班人，但是提到他临终之前命弟子弘忍造塔，以及没有应其他弟子之请而作临终嘱咐。从这样的情节来看，弘忍应是深得道信信赖的弟子。事实上，弘忍后来成为道信的继承人，并被尊为禅宗五祖。

关于道信和世俗官僚的关系，传中提到刺史崔义玄曾到双峰山礼拜参学。崔义玄（585 ~ 656），贝州武城（今山东武城西北）人。隋末投李密，不见重用，后归唐，协助李世民征讨王世充。贞观初，任左司郎中、兼韩王府长史，行州府事。永徽初，任婺

州（治所在今浙江金华）刺史，在任期间镇压陈硕真起义。擅长《五经》之学，曾奉高宗诏令讨论《五经》正义。又曾支持高宗立武后。显庆元年（656）出为蒲州（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）刺史。^① 崔氏与道信的具体因缘不详，但从他的经历来看，其参访道信之事应在唐永徽元年（650），或者更早。

此外，《续高僧传》在其他僧人的传记里还提到法显、玄爽、善伏等人到双峰山从道信参学的情况。法显（577～653），南郡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人，平生主要在荆楚一带修行传法，曾从智顗受学，静坐修禅三十余年，后往双峰，“更清定水”^②。玄爽（？～652），南阳（今属河南）人，曾“往蕲州信禅师所，伏开请道，亟发幽微。后返本乡，唯存摄念，长坐不卧，系念在前”^③。善伏（？～约665），常州义兴（今江苏宜兴）人，平生游历各地，参学求法，山居修道，又“见信禅师，示以入道方便”，最后住在衡山。^④ 这些人都是已有禅修经验的高僧，有的还比道信年长，但还是要经过道信的指导而提高住心静定的境界，由此也可看出道信在当时禅门中的地位和影响。

总之，根据道宣的记述，道信的出身地不详，生平经历主要有少年出家、舒州皖公山学禅、吉州剃度并解吉州之围、住庐山大林寺、移住蕲州黄梅、在双峰山修行传法并创立僧团等事项。道宣与道信为同时代人，这篇传记是关于道信生平的最早、也是最基本的资料，后来的道信传记虽有不同的“版本”，但关于道信主要经历的记述大体上不出这篇传记的范围。道宣在记述中着墨最多的是道信在吉州解围及山居修道的经历，恐怕道信当时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神奇法力和禅僧形象。

① 关于崔义玄的生平，参见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七本传、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九本传。

② 参见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五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599页c～600页a。

③ 参见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五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600页a。

④ 参见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六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602页c～603页b。

二、早期的禅宗记述

道宣以后的道信传记大多出自禅宗之手，较早的有杜朏的《传法宝纪》、净觉（688～746）的《楞伽师资记》、神会（683～758）的《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》、佚名的《历代法宝记》等。其中《传法宝纪》和《楞伽师资记》属于禅宗北宗的记述，神会的《杂征义》属于禅宗南宗的记述，《历代法宝记》属于四川保唐系的记述。

先看杜朏的《传法宝纪》^①：

释道信，河内人，俗姓司马氏。七岁出家，其师被粗
糲，信密斋六年，师竟不知。开皇中，往皖山归璨禅师，精
勤备满，照无不至。经八九年，璨往罗浮，信求随去，璨
曰：“汝住，当大弘益。”遂游方施化，所在为宝。至大业度
人，配住吉州寺。属隋季丧乱，群贼围城七十余日，并泉皆
竭。信从外来，水复充溢。刺史叩头，问贼退时，但念般
若，不须为忧。时贼徒见地四隅，皆有大力士，因即奔骇，
城遂获全。武德七年，至蕲州双峰山，周览林壑，遂为终焉
之地。居三十年，宣明大法。归者，荆州法显、常州善伏，
皆北面受法。信曰：“善伏辟支根机，竟未堪闻大道。”每劝
诸门人曰：“努力勤坐，坐为根本。能坐三五年，得一口食
塞饥疮，即闭门坐，莫读经，莫共人语。能如此者，久久堪
用，如猕猴取栗中肉吃。坐研取，此人难有。”永徽二年八
月，命弟子山侧造龛，门人知将化毕，遂谈究蜂起，争希法
嗣。及问将传付，信喟然久之，曰：“弘忍差可耳。”因诫嘱

^① 杜朏的生卒年不详，关于《传法宝纪》的成书年代，据柳田圣山推测，大约作于开元初年（713）前不久。（参见柳田圣山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，法藏馆，2000年，第48页）

再明旨赜。及报龛成，乃怡然坐化。时地大动，氛雾四合，春秋七十二。后三年四月八日，石户自开，容貌俨如生日。门人遂加漆布，更不敢闭，刊石勒碑，中书令杜正伦撰文颂德。^①

这里也记述了道信从七岁出家到双峰山开法的经历，但与道宣的记述相比，又有许多不同。一是道信的籍贯被明确化，说他是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二是道信最初从师的时间变为六年。三是道信在皖公山跟从的老师被说成“璨禅师”，即禅宗三祖僧璨，而他在皖公山学禅的时间为八九年；又在同书的僧璨传部分，关于僧璨对道信的付嘱，也有更详细的记述：“璨定惠齐泯，深学日至。缘化既已，顾谓弟子道信曰：‘自达摩祖，传法至我，我欲南迈，留汝弘护。’”^②四是沒有提到道信到庐山的经历，给人以道信从吉州直接来到蕲州的印象。五是说明道信到双峰山的时间为唐武德七年（624）。六是把法显、善伏的“受法”经历纳入道信的传记，并附加道信对善伏的评语。七是记录了道信劝人坐禅的言论。八是没有交代道信临终前造塔的弟子是谁，并说当时门人“争希法嗣”，道信在临终嘱咐时勉强付法与弘忍。九是道信去世后有杜正伦撰写碑文。

上述内容中，最有特色的是第六项和第七项，即法显、善伏的“受法”和道信劝人坐禅的言论，这些内容在禅宗系统的道信传记中是独有的。根据这篇传记，道信说善伏是“辟支根机，竟未堪闻大道”。“辟支”即“辟支佛”的简称，意为缘觉，与“声闻”合称“二乘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善伏的素质不高，只相当于二乘，不足以理解大道。又道信教人“努力勤坐，坐为根本”，通过这些言论，可见道信特别注重坐禅。另外，有关道信临终前

① 柳田圣山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，第 565 ~ 566 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 565 页。

门人争希法嗣，以及道信说“弘忍差可耳”的记述，在同类的传记资料中也非常独特。依此记述，似乎在道信的晚年，门下已有法嗣之争，而道信对弘忍的付法也比较勉强。

文中提到的杜正伦（？~658），相州洹水（今河北魏县西南旧魏县）人。隋仁寿中，兄弟三人同举秀才，当时传为美谈。唐高祖时为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总管府录事参军，被秦王李世民召入本府文学馆。唐太宗时，历任兵部员外郎、给事中兼知起居注、中书侍郎、太子左庶子等，出入两宫，参典机密，深得太宗信任。因教导太子李乾承时泄露太宗话语而触怒太宗，被贬为谷州（今河南宜阳）刺史，不久改任交州（今越南河内）都督。后太子联合侯君集谋反，因杜正伦与侯君集有交往而被流放驩州（今越南义静省安城）。高宗显庆年间，官至迁中书令、兼太子宾客、弘文馆学士。因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和，出为横州（今广西横县）刺史。有文集十卷。^① 杜正伦“善属文，深明释典”（《旧唐书》语），而且主持过佛经翻译，又是佛门俗弟子，与僧人多有来往，因此可能确曾为道信撰写碑铭，后来在日本平安时代来华僧人圆珍（814~891）的《入唐求法目录》中也有这篇碑文，题名《送双峰山信禅师碑文》，可惜此文今已不存，现在也无法了解杜氏为道信撰碑的具体原委了。

与《传法宝纪》同时代成书的是净觉的《楞伽师资记》。^② 此书在道信传记的部分几乎没有记述他的经历，而只是简单交代道信继僧璨之后，“再敞禅门，宇内流布，有《菩萨戒法》一本，及制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”^③，接下来就是辑录道信的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。因此，《楞伽师资记》的道信传，与其说是传

① 关于杜正伦的生平，可参见《旧唐书》卷七十本传、《新唐书》卷一百六本传。

② 关于《楞伽师资记》的成书年代，据柳田圣山推测，大约作于开元初期。（参见柳田圣山《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》，第90页）

③ 《大正藏》第85册，第1286页c；石峻等编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2卷第4册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60页。

记，不如说是道信禅学的资料集。不过，在同书的僧璨传中，有关于僧璨与道信的师承关系的记述：

按《续高僧传》曰：“可后璨禅师。”隐思空山，萧然净坐，不出文记，祕不传法。唯僧道信，奉事璨十二年，写器传灯，一一成就。璨印道信了了见佛性处，语信曰：“《法华经》云：‘唯此一事实，无二亦无三。’^①故知圣道幽通，言诠之所不逮；法身空寂，见闻之所不及；即文字语言，徒劳施设也。”^②

根据这个记述，僧璨隐居修禅的地点是司空山，道信师事十二年，从僧璨学得圣道非关言语文字的道理。文中提到的“思空山”即司空山，位于今安徽省岳西县西部，距岳西县城约40公里，传为禅宗二祖慧可潜修之地。此山与皖公山虽不甚远，但两山之间相距一二百公里，并非一事。传中最后说僧璨“终于皖公山”，果真如此，则司空山是道信从僧璨学禅的所在，而皖公山是僧璨归寂的地方。从净觉引用《续高僧传》的情况来看，他的道信传记显然参考了《续高僧传》，可是他没有采用道宣的说法，不知根据何在。另外，净觉与杜朏同为北宗信徒，按理说他们对道信的了解应当有相同的资料或传闻依据，然而两者的记述也有差别，不知为何如此。

比上面两种传记稍晚的是神会的《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》：

第四代唐朝信禅师，承璨大师后，俗姓司马，河内人

① 语出《法华经·方便品》。经中原文是：“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但以假名字，引导于众生，说佛智慧故，诸佛出于世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”此二句是对这段经文的概括转述。

② 《大正藏》第85册，第1286页b；石峻等编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2卷第4册，第159页。

也。得嘱已，遂往吉州，遇狂贼围城，经百余日，井泉皆枯。信禅师从外入城，劝诱道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其时遂得狂寇退散，井泉泛溢，其城获全。便逢度人，吉州得度，乃来至庐山峰顶上，望见蕲州黄梅破头山上有紫云，遂居此山，便改为双峰山。于时忍禅师，年七岁奉事，经余三十年，依《金刚经》说如来知见，言下便证最上乘法，悟寂灭，忍受默语以为法契，便传袈裟，以为法信，如雪山童子得全如意珠。信大师重开法门，接引群品，四方龙像，尽美归依。经余三十年，至永徽二年八月，忽命弟子元一，遣于山侧造龛一所，至闰九月四日，问龛成未，报已成讫，遂至龛所，看见成就，归至房，奄然迁化。大师春秋七十有二。是日大地震动，日月无光，林木萎悴。葬经半年，龛无故自开，至今不闭。杜正伦造碑文，其碑见在山中。^①

在这里，神会也说道信是河内人，然后记述道信的生平梗概。其中省略了道信早期出家学道的经历；关于道信从庐山到双峰山的经历，被说成道信从庐山顶上“望见蕲州黄梅破头山上有紫云，遂居此山”；关于道信在双峰山的经历，增加了弘忍七岁从师、禀受传法的情节；道信临终前奉命造塔的人物被说成是弟子元一；最后也说有“杜正伦造碑文”之事。

关于道信师从僧璨的经历，神会在僧璨传的部分作了交代：

（僧璨）得师授记，避难故，佯狂市肆，托疾山林，乃隐居舒州司空山。于时信禅师年十三，奉事经九年。师依《金刚经》，说如来知见，言下便证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。授默语以为法契，便传袈裟，以为法信，如明月宝珠出于大

^① 石峻等编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2卷第4册，第101页；杨曾文编校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第107~108页。

海。璨大师与宝月禅师及定公同往罗浮山，于时信禅师亦欲随璨大师，璨大师言曰：“汝不须去，后当大有弘益。”^①

这里记述的是僧璨隐居司空山、道信十三岁前往投奔、师事九年、受得传法、最后僧璨前往罗浮山、道信留在司空山的经历。其中，关于僧璨隐居司空山、道信从师也在此山的说法，与《楞伽师资记》的记载一致；而关于道信十三岁投奔僧璨、师事九年的说法，又与《传法宝纪》相同。神会是南宗的传人，他的道信传记究竟是综合了既有的相关资料，还是依据南宗自己的传说，如今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记述代表了当时南宗的说法，而此说法对于后来南宗系统的道信传记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道信从僧璨学得怎样的佛法，神会作了独特的记述，那就是僧璨按照《金刚经》讲授“如来知见”，道信从而领悟了“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”的道理。依照此说，道信学到的是以《金刚经》为依据的般若性空学说，以及与此相应的修证方法。无独有偶，按照神会的记述，在道信与弘忍之间，也是前者“依《金刚经》说如来知见”，后者“言下便证最上乘法”。众所周知，神会特别推崇《金刚经》，认为“金刚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”^②，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，所以在叙述祖师经历的场合，便把般若法门说成历代祖师传承的宗旨，于是道信也被塑造成这个传统中的一代传人。在这里，可以明显看出神会利用祖师传记宣扬自家主张的痕迹。

① 石峻等编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2卷第4册，第100页；杨曾文编校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，第106页。

② 神会《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》，石峻等编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2卷第4册，第114页；又见杨曾文编校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，第34页。

比神会稍晚的有四川保唐宗所作的《历代法宝记》^①:

唐朝第四祖信禅师，俗姓司马，河内人。少小出家，承事璨大师。璨大师知为特气，昼夜常坐不卧，六十余年，胁不至席，神威奇特，目闭不视，若欲视人，见者惊悚。信大师于是大业年，遥见吉州，狂贼围城百日已上，泉井枯涸。大师入城，劝诱道俗，令行般若波罗蜜，狂贼自退，城中泉井再泛。信大师遥见蕲州黄梅破头山，有紫云盖，信大师遂居此山，后改为双峰山。贞观十七年，文武皇帝敕使于双峰山，请信禅师入内，信禅师辞老不去。敕使回见帝，奏云：“信禅师辞老不来。”敕又遣再请，使至信禅师处，使云：“奏敕遣请禅师。”禅师苦辞老不去，语使云：“若欲得我头，任斩将，我终不去。”使回见帝，奏云：“须头任斩将去，心终不去。”敕又遣使封刀，来取禅师头，敕云：“莫损和上。”使至和上处云：“奉敕取和上头，禅师去不去？”和上云：“我终不去。”使云：“奉敕云：若禅师不来，斩头将来。”信大师引头云：“斩去。”使返刀一项，信大师喝言：“何不斩？更待何时？”使云：“奉敕不许损和上。”信禅师大笑曰：“教汝知有人处。”后时信大师大作佛事，广开法门，接引群品，四方龙像，尽受归依。经三十多年，唯弘忍事之得意。付法及袈裟，与弘忍讫，命弟子元一师：“与吾山侧造龙龛一所，即须早成。”后问：“龙龛成否？”元一师答：“功毕。”永徽二年润九月二十四日，大师素无痼疾，奄然坐化。大师时年七十有二。葬后周年，石户无故自开，大师容貌端严，无改常日。弘忍等重奉神仪，不胜感慕，乃就尊容，加以漆布，自此已后，更不敢闭。弟子甚多，唯有弘忍传衣得法承后，

^① 《历代法宝记》的作者不详，一般认为作者是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一系的人物。此书作成于公元8世纪后期。

这里也说道信是河内人，然后记述了道信少小出家、师事僧璨、吉州解围、住双峰山传法的经历。其中和以往记述不同的地方，一是以“少小出家，承事璨大师”概括道信早期出家从师的经历，给人以道信从一开始就跟僧璨的印象，同时又增加了道信“昼夜常坐不卧，六十余年，胁不至席”的说法。关于道信师从僧璨的地点，这里未作交代，但据同书的僧璨传记，僧璨先是隐居舒州司空山，后来“遭周武帝灭佛法，隐皖公山十余年……付嘱法并袈裟与道信”^②。如此说来，僧璨先在司空山，后住皖公山，道信师从僧璨主要应在皖公山。这样的叙述避免了司空山说与皖公山说的矛盾。二是关于道信从皖公山到吉州的经历，省去了得度配住的环节，而改为道信“遥见”吉州如何如何，于是前往。三是增加了自贞观十七年（643）起皇帝屡次征召、而道信不肯应召的情节。关于这一情节的叙述，传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，明显表现了保唐系把道信塑造为不肯与皇帝合作的典型的意图。此外，关于道信的弟子，传中一方面说道信付法与弘忍，一方面又说最后造塔的是元一，这样调和了弘忍说与元一说的矛盾。关于道信遥见紫云而往双峰山，以及杜正伦撰碑等，又与神会的记述一致。

总之，《历代法宝记》的特色是一方面对既有的道信传记加以综合，尽量避免相互矛盾的说法，另一方面是在道信的传记中增添拒绝皇帝征召的经历。拒绝征召意味着不肯与朝廷合作，《历代法宝记》用了大量篇幅详记此事，表现了保唐系注重的是道业的纯正、而对于攀附朝廷不感兴趣的倾向。

以上《传法宝纪》、《楞伽师资记》、《杂征义》、《历代法宝

① 柳田圣山《初期の禅史Ⅱ》，筑摩书房，1980年，第8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83页。

记》等都是公元 8 世纪出现的比较简要的禅宗史传，其中的道信传记除了保存了道宣记述的基本框架之外，还有作者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道信经历中某一侧面的渲染取舍，例如《传法宝纪》和《楞伽师资记》着重记述的是道信的坐禅和禅学主张，神会着重记述的是道信对《金刚经》般若性空的领悟，《历代法宝记》着重渲染的是道信拒绝征召、对朝廷敬而远之的态度。

三、中唐以后的记述

到了公元 9 世纪，禅宗中开始出现比较完整的传灯史书，其内容主要是通过记述自印度到中国的历代祖师的经历和语句，展示禅宗传承佛心的脉络。在这些灯史书中，关于道信经历的记述更加详细具体，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新的内容。

目前所知最早的比较完整的灯史是智炬的《宝林传》^①。此书原有十卷，今存第一至六卷和第八卷。从全书内容的构成来看，道信的传记应在第九卷，可惜今已不存。不过该书第八卷有僧璨的传记，其中也有涉及道信的内容：

璨大师得付法已……隐于皖公山，十有余岁，后渐出化。又经二十一年，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之岁，导利沙界，大集群品，普雨正法。是时会中有沙弥，年始十四，名曰道信，来礼大师，而致问曰：“惟愿和上，教道信解脱法门。”师问信曰：“谁人缚汝？”信答曰：“无人缚。”大师曰：“既无人缚汝，即是解脱，何须更求解脱？”信言下豁然大悟，侍奉左右，经八九年。于吉州受戒，却来侍奉璨大师，大师乃告信曰：“汝既尸罗具矣，其道明矣，吾何住乎？”又曰：“如来以大法眼，付嘱迦叶，如是辗转，乃至于我。我今将

^① 《宝林传》成书于公元 801 年。